

西影丛书

张子良作品集

张子良 竹子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

百影易书

张子良作品集

张子良 竹子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路31号)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5印张 5插页 233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49-230-1 / I · 169

定价：(简装) 6.25元



张子良自传

张子良，陕北小理河人。自幼贫苦、缺少教育，虽读过大学中文系，仍然不聪不明。惟其生性偏执，凡事好与人不同。世以为有所追求，其实误会也。

曾经试过小说、诗歌创作，均因不道一窍而中辍。后来听人说电影好写，甚至没有生活积累也可一混，文字亦可不甚讲究。于是窃以为得计，竟也舞动笔墨干起来。有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问世，人们又以为有所突破，其实又误会了。电影是导演、摄影、演员的艺术，突破在他们，不突破也在他们，于一个编剧有多少相干？

应该适途知返。一苦于生计，二怕失了人们的“误会”倒了尊颜，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

小传三百言，无一字有假，意不在褒贬，只图快活而已！

总 序

荒 煤

正当听到电影艺术面临新的危机的一片呼声中，我却意外地接到西影的来信，希望我为西影即将出版的一套《西影丛书》写一个总序。我不能不感慨万千！

我这个已经退出电影艺术怪圈的老兵，对电影艺术的现状已了解不多，但也还能听到一些大的信息，如电影观众逐年大幅度下降，许多制片厂都有严重亏损；去年生产150余部影片，其中所谓娱乐片近于百分之五十；面对九亿农民，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只有5部，也都有亏损，也不能向广大农村发行。再加理论上有关娱乐片主体论的争论等等。

由于种种原因，我看的影片不多，很难进行比较和具体分析，所以很难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现象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对电影艺术的本质或本性如何认识的问题。

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从由摄影到拍摄生活中的种种活动现象闪耀在观众面前，引起轰动，变为“杂耍”开始，由片断生活状态的自然再现到形成故事片，由黑白无声变为彩色有声、立体声；从窄银幕变为宽银幕、全像银

• 1 •

幕；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艺术技术的装备越来越丰富、完美。于是给电影艺术增添了无比丰富的表现手段，感染观众无限的魅力；从一个演员的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至眼睛这对心灵的窗子所闪现出来各种复杂丰富情感的折光，到大自然世界的各个方面、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场景真实地再现，使得亿万人民通过自己最敏捷的眼睛和耳朵得到最直接、最真实、最亲切的感受，这就是电影艺术最大的优势。一部优秀的影片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能够给予观众所领会的思想感情内涵的深度，对观众情感激起的波澜，作用于观众感官刺激的直接性和艺术享受——画面、音乐、演员表情的融合和美感，这是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达到和比拟的。

关键在于导演、摄制组的三军统帅对电影艺术的这种本质的把握和运用，能否在文学剧本所提供的文学基础上——而最重要、最本质的基础又是人：各种各样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形象——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性，成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影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同意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这种说法，但我又认为导演确实是把文学（人学）变化为电影艺术的魔法大师。导演确实是一部影片命运的主宰。导演的思想、情感、文化素质，对电影艺术的功能的认识与理解，对电影艺术的本质特性把握和运用，能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探索，勇于创新，是一部优秀影片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

尤其是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支较大的完全熟练电影艺术的专业编剧队伍的情况下，导演的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就更加明显突出了。

新时期电影取得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一批比较年轻的勇于探索与创新，力求更加

大胆、全面发挥电影本性这种优势的编剧、导演的崛起！他们敢于走自己的路，闯出一条新路来，促使中国电影艺术在题材、样式、风格多样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电影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西影在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冷静地思考，既充分肯定探索与创新中所取得众所周知的成就，而又研究有什么不足和缺点，把探索和创新继续推向前进，，不至形成一种模式或半途而废，这还有待于提升到理论上加以总结。

西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出这样一套丛书，为电影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者提供参考资料，实际也为电影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坚持下去，这对我国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是很有远见，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西影开拓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我对此表示欣赏和祝贺！也愿借此机会提点希望：

由于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录像出售与出租的便利，再加上各国电视台广泛地播放电影，许多发达国家电影的观众（到影院观看电影的观众）数普遍有所下降。许多电影制片厂也不单纯是电影制片厂，而是影片、电视剧、专供录像放映的录像带三位一体的生产基地，实际也是增设了无数的家庭影院——电视剧、录像带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小电影。这种现象，从表面现象来看，电影院阵地的缩小有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整体来看，影视文化又形成了一个最广泛、最深入群众、最容易普及、最便利国际文化交流的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没有任何艺术可以获得如此众多的观众。

因此，电影艺术的群众性、大众化较之过去更有发展，更

为重要。

电影艺术特性的发挥和不断丰富，给予广大观众更多的启迪、思考，以及更多的艺术享受，增强影片的美感、娱乐性、艺术魅力，不断提高观众的趣味和欣赏水平，力求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从电影艺术创作的探索与创新的过程来讲，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漫长的征途。

所以，我认为，探索与创新，不是意味着电影艺术要脱离广大群众，相反，应该是力求获得更广大观众的接受和喜爱，有利于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从内容上来讲，探索与创新，也不意味着使影片的题材远离或淡化生活和现实，而是要把镜头更加对准现实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国际上许多优秀获奖的影片，其内容既有本民族的特色又反映了人类共性相互理解的主题，如揭示侵略战争的罪恶，赞赏真实、美好的人情、人性，发扬人们的智慧、良知、正义感等等。

事隔20多年，反映越南战争的美国影片《猎鹿人》和《步兵排》都获得奥斯卡金奖；反映家庭伦理生活的美国影片《克莱默夫妇》与苏联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美国影片《雨中人》也都先后得了奥斯卡金奖。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影片如《老井》、《红高粱》、《芙蓉镇》，既有反映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题材、“文革”悲剧题材，也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影片，都获得国内外广大群众欢迎，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也说明那种认为探索片只能为少数观众欣赏，命运已近结束阶段的论证是不够全面的。

自然，同时，也应指出，对新时期以来的所有努力探索 and 创新的总的成就应该有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任何艺术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力求以更新的、更丰富的、更完美的艺术手段和特性去表现他所认识和理解的新事物、新人物。时代在前进，一切事物在不停地发展，新的人物在不断成长、涌现。这些新人物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种观念和心里也在不断地变化、丰富和发展。艺术作品要去真实深刻地描绘这些新人的灵魂，也就不能满足于、习惯于保持固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手法。所以思想僵化，艺术保守，不能勇于继承优良传统，又不敢突破旧的传统，不敢于发展传统的人，是不能有所探索 and 创新的。

但这种探索与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漫长曲折、永无止境的过
程。

要求每一个艺术家一蹴而成，每一部作品都能超越自己，每一步的探索和创新都获得完全的成功，这也是不可能的。不能因此对艺术家的探索与创新加以漠视、轻视，不能因某些失误而加以全盘否定，而应热情地肯定这种探索与创新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同时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其不足之处和某些缺点，正确地总结经验。

新时期以来，一批中青年编剧和导演在勇于开拓探索和创新道路上所作的努力，无疑地为新中国电影揭开了有历史意义的崭新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影是作出了特殊贡献的。

我希望西影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发扬探索与创新的精神，面向严峻的现实，深化改革，须要治理、整顿经济环境，改变社会风气，保持良好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改变电影观众大幅度下降、许多所谓娱乐片的庸俗低劣的情况，要肩负起振兴中国电影的重担。

这就是要在继续探索与创新的同时，还要有新的开拓，要把探索与创新着眼于能够更加广泛地反映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潮流中各种新人新事和新的观念——包括站在今天现实的高度，对历史作出新的回顾与反思，去创造出更有时代气息、现代意识的优秀影片来。

不要迷信探索与创新只能产生曲高和寡的艺术品。《芙蓉镇》与《红高粱》在近两年来自创两千万以上人民币的票房价值，也证明电影这种艺术要努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曲高和众。我们社会主义电影艺术还是要努力使认识、教育、审美功能得到辩证的统一为上策。

在探索创新中仍然要强调，我国的电影艺术仍然要走自己的道路，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最终目标和伟大的历史任务，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为了肩负这样的历史任务，英明的厂长还必须不断发现、培养一批富有历史感和责任感、又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通业务的各种创作干部。

以上是我对西影的期望，也是我个人对电影艺术探索与创新的一些浅见；倘若供西影参考，可以起一点促进的作用，促进西影继续前进，我想，也未尝不是一个促进整个电影艺术发展的因素吧，但愿如此！

1989年3月29日

目 录

小型河的故事·····	(1)
同宗同族的人们·····	(72)
无标题三章·····	(114)
一个和八个·····	(164)
深谷回声·····	(223)
我最终的地平线·····	(292)
我的田园 ——《同宗同族的人们》发表赘语（代跋）·····	(324)

小 理 河 的 故 事

片 头

一九四七年八月。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年月。

陕北。村庄、树木、河流、山峦，都静静地瘫伏在灰糊糊的天穹下。本来是秋庄稼的大忙季节，可是勤劳的庄稼人不见了，鸡不鸣，狗不吠，牛、羊的影儿没有了，连鸟儿们也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

小理河。弯弯曲曲的小理河，豁豁牙牙的石板河岸，沿河伸曲、隐伏的小路，一座又一座依山临河的窑舍村庄。偶尔的令人心悸的爆炸声、枪声，蛇舌般忽燎的火光，拔地腾起的烟柱。

野草风长，荒了庄稼，掩了路径。

青石岭村。十数家窑舍院落散座在小理河北岸的向阳山弯里，细细的小路象网络一样把各家院落连缀起来。塌了的院墙，焦了的门户。炸去半边的圆头冠老槐树，无人关闭的家门，全部沉默着，等待着，顽强地忍耐着。

村头，禾场边。一株弯腰垂头的柳树下，伫立着三个人。他们背对观众，默默地向小理河边的小路远处眺望。

一只大黄狗卧伏在他们的脚下。

小路远处，从山弯里拐出一个牵驴的男人和一个骑驴的女人。他们脚下匆匆，不住地回头张望。

禾场边。这是一家人送别的情景。

奶奶左手抄在怀里，右手一按一按地抿住飘飞的头发，嘴唇颤颤地，眼泪扑簌着。五岁的小孙儿狗狗双手搂住奶奶的一条腿，泪麻麻地仰着头，惶恐地盯着奶奶的脸。爷爷蹇在倒栽的碌碡石上，咬着烟锅儿，一动不动地呆着。

大黄狗“唔唔”地哼哼，望望远处，又望望主人，焦躁得尾巴象扫帚一样，左一扫，右一扫。

小路尽头，牵驴的儿子和骑驴的儿媳突然隐去了。

爷爷、奶奶急切得几乎哭喊出来。但是，爷爷低下了头，奶奶咬住了唇，他们抑制了。

“妈妈！”狗狗跳着脚，又哭又叫地摇撼着奶奶。

奶奶踉跄地撩起衣襟，抹了把涕泪，抱起孙子，“乖乖，我们的狗狗不哭！”

狗狗紧搂着奶奶的脖子，不哭了。只是不可抑止地噙噙着。

爷爷默默地站起来。

黄狗一撩尾巴，跃身扑到主人前面，跑跑，停停。

他们一声不响地向家院的坡路上走去。

爷爷的家院。

这是个掩在树荫、山脊下的农家殷实院落。一排五孔粗面青石接口的土窑院，好象战争从不曾侵犯到的圣洁之地，院子干干净净，柴禾、牲口棚、农具、碾磨，井然有序。宽展平坦

的土院两头，依山墙根下对应地长着两株大枣树，半红的枣儿缀满枝头。如果不是那无形的恐怖和死一样的寂寞笼罩着人们的心灵，谁能为它的恬淡、幽静所感染？但是，现在不，眼前的一切都莫名其妙地令人悲哀、伤感，甚至想哭，想笑，想呐喊。

爷爷、奶奶、狗狗、大黄狗，一溜儿上了坡路，顺着院外的土巷道走了进来。

他们在院门口站了一下，望望空落落的院子，不声不响地向窑门口的台阶儿走去。

爷爷走到院中，返身又到院门旁倒坐的牲口棚前，将倒伏的扫帚立起来。

奶奶将狗狗放在台阶儿上，坐下，瞅着爷爷。

爷爷平静地伸手在石制的驴槽里拨拉、拨拉剩下的草节儿，看看偌大一个牲口棚圈空荡荡地闲置起来，禁不住伤心地吐出一口气。

奶奶呆望着爷爷。

爷爷望一眼奶奶，又提起扫帚，清扫撒在槽沿下的草屑。

狗狗也望着爷爷。

一扫帚，又一扫帚。爷爷安详地蹲下身去，一节一节地拣那青绿青绿的苜蓿草节，拣了一把，放在槽里，又蹲下身去。

“你好烦人呀！”奶奶简直要哭了：“死日子过不够！——一村人都跑光了，有今儿没明儿，你什么的心性儿！你就不能安神点儿？”

爷爷又将一把草屑放在槽里，站起来，拍拍手。

村头，禾场上。

一个敌人军官领着几个胡宗南兵，观察村子。他们指手划腿，不知叽咕些什么。

爷爷家院。

狗狗不知何时已经玩起来了，一根细绳儿拉着个小木凳子，轻手轻脚，唯恐木凳儿倒了，但是，没走几步，还是倒了。他丢下绳子，扶起凳子，又拉，又倒，不厌其烦地折腾着。

大黄狗一扑一扑地在狗狗拉的小凳前戏闹，狗狗烦了，抱住大黄狗的头用力往开推。狗却依势倒在地上，四蹄蹬天地和狗狗玩起来。

狗狗忘了自己的木凳，笑着和黄狗滚在一起。

爷爷站在黄狗和孙儿跟前，看着他们戏闹的情态，背着双手，和奶奶答了话：

“这种年月，跑有什么用？山沟、野洼，哪一颗野枪子儿不吃人！”

“你少说这种话，七老八十了，不知道个避讳！”奶奶说。

爷爷扶起扑倒在狗身上的孙儿，走到奶奶身旁，蹲下来。一边掏烟一边瞅着枣树枝头，“人活一辈子，生、老、病、死，全是天数，东躲西藏，能避过老天爷的安排？我不走，该死该活，我靠个天命。敌人折腾这么久了，我一次也没走。不是一样全全欢！”

奶奶嗔怨地瞅一眼老头子。

“又念你那本老经咧！大强儿回要跟八路军^①走，你偏得拿杂面切刀砍娃娃的腿咧，要不，他跟八路军走，我也放心了。

你看，这又到林山去躲了，谁晓得会遇上什么事？真叫人心焦！”

大黄狗叼着狗狗的小凳子恣意地跳上石床，狗狗围着石床摇着手喝着，嘻笑着。

爷爷瞅着大黄狗和狗狗，一边磕烟灰，一边漫不经心地和奶奶辩劲儿：

“我不靠红的（八路军），也不靠白的（胡宗南），我靠双手在黄土里刨挖日月……”

站在石床上的大黄狗，丢下叼着的小凳儿，双耳一耸，呼地一下跳下石床，虎眈眈地盯着院豁口。

爷爷、奶奶一惊，竦地站起来。

“唔——”黄狗龇牙怒目地哼起威来。

狗狗回头扑向奶奶。

奶奶抱住狗狗，又摩头顶，又拽耳朵，蹑蹑地回家了。

爷爷跑过去，抱住黄狗，拍拍，推推，黄狗听话地上了门台儿，一跳扑进窑门。

爷爷拾起小凳儿，走上台阶，放在窑门口，面对院豁口坐下来。

门儿豁出一条缝，奶奶叫道：“你快回来！”

爷爷固执地拉住门缝，噙住烟锅，划火点烟，却忘了装烟。

“这儿还有人家！”院外传来高声的外地口音。

爷爷的火柴掉地了，他木木地呆坐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院豁口。

豁口静静的，石片儿插砌的院墙竖立着。

脚步声杂沓，听不明白的喔噜喔噜的说话声。

门儿又豁开缝儿，爷爷神经质地一把合上。

几个胡宗南兵拥着一个当官的闯进来。

爷爷颤抖着从地上摸起火柴。

“有人！”几个兵跳跃着散开，又喊叫，又拉枪栓。

爷爷划了根火柴，却忘了噙烟锅。

当官的举手在空中按按，士兵们便安静下来。

“还有人吗？”军官指指窑门：“都出来！”

窑里的奶奶死搂着狗狗，一动不动。

黄狗不安地在奶奶的腿脚前嗅嗅又刨刨。

“听见吗？叫人出来！”军官远远地站在院豁口，对爷爷喝喊。

士兵们都依在驴棚、碾磨、树后，端着枪，对着窑门口。

爷爷一动不动地呆着。

“再不出来，我开枪啦！”军官将手枪朝天举起来。

门“吱”地豁开了，奶奶抱着狗狗依偎在爷爷身边。

黄狗“汪”地一声扑出来，恶狠狠地扑向军官。

“呼”一声枪响。

爷爷、奶奶、狗狗一悚。

黄狗在地上翻滚着，鲜血染了一地。

爷爷、奶奶不忍目睹，深深地埋下头去。

军官走到黄狗跟前，“呼”，又是一枪。

黄狗终于一动不动了。

军官一挥手，士兵们狼虎一般，扑上门台，脚蹬，枪托打，五孔窑门全开了。

爷爷、奶奶、狗狗木雕似地呆着。